





晉書卷之百一十一

卷之百一十一

李尚書傳

李尚書傳

李尚書傳

李尚書傳

李尚書傳

李尚書傳

# 李文卷第十

## 奏議狀六首

百官行狀奏

陵廟日時

朔祭議

與本使論陸巡官狀

與本使請停率脩寺觀錢狀

再請停寺觀錢狀

論啟度支李尚書事狀

百官行狀奏

右臣等無能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業載奸臣佞人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伏以陛





下即位十五年矣乃元年平夏州二年平蜀斬闕  
三年平江東斬錡張茂昭遂得易定五年擒史憲  
誠得澤潞邢 七年田弘正以魏博六州來受常  
貢十二年平淮西斬元濟十三年王承宗獻德棣  
入租稅滄景除吏十四年平淄青斬師道得十二  
州神斷武功自古中興之君莫有及者而自元和  
以來未著實錄盛德大功史氏未紀忠臣賢士名  
德甚有可為法者逆臣賊人醜行亦有可為識者  
史氏皆闕而未書臣實懼焉故不自量輒欲勉強  
而脩之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知

之故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為一據  
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  
義礼智妄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光  
或云直道正言歿而不朽曾不直叙其事故善惡  
混然不可明至如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國朝之  
奸臣也其使門生故吏作行狀既不指其事實虛  
稱道忠信以加之則可以移之於房玄齡魏徵裴  
炎徐有功矣此不惟其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  
受恩之地而已蓋亦為文者又非游夏迂雄之列  
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辭而棄其理故為文則失



六經之古風記事則非史遷之實錄不如此則辭  
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  
理而行狀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  
則必有人知其真偽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為之  
亦不可以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請作行  
狀者不要虛說仁義礼智忠肅惠和盛德大業正  
言直道蕪穢簡用不可取信但指事說實直載其  
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假令傳魏徵  
但記其諫爭之詞足以為正直矣如傳段秀實但  
記其倒用司農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擊朱泚

自是以為忠烈矣今之為行狀者都不指其事率  
以虛詞稱之故無魏徵之諫爭而加以正直無  
秀實之義勇而加以忠烈者皆是也其何足以  
為據若考功視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者  
乃下太常并牒史館太常定謚牒送史館則行狀  
之言縱未可一一皆信與其虛加妄言都無事實  
者猶山澤高下之不同也史氏記錄須得本末苟  
憑往例皆是空言則使史館何所為據伏乞下臣  
此奏使考功守行善惡之詞雖故吏門生亦不能  
虛作而加之矣臣等要知事實輒敢陳論輕黷天



威無任戰越謹奏

陵廟日時朔祭議

徵事郎守國子博士史館脩撰臣李翱等謹獻議  
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  
周禮不載日祭月祭惟四時之祭禴祠蒸嘗漢朝  
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詩書禮經燬滅編殘簡缺  
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已見皆託古聖賢之名  
以信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  
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  
而不改正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

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  
五享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之輩皆一代  
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  
辭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享籩豆牲牢三代  
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  
之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脩秦漢  
故事斯為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饌  
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享味而貴氣  
臭之義也傳稱屈到嘗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囑之  
曰祭我必以芟及祭薦芟屈建命去芟而用羊饋



籩豆脯醢君子是之旨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為重  
不以其生存所嗜為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  
饌於太廟無乃與薦芟為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  
所行也况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  
唯宮闈令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為  
祭乎且時享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  
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  
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  
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粢其嘉蔬醴齊敬脩時享  
以申追慕尚享此祝詞也前享七日贊明太尉誓

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日時享于太廟各揚其職不  
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  
日然後乃可以為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  
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  
弓矢既櫜禮樂為大故下百僚使得詳議臣等以  
為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節情罷  
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采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  
詞因秦漢之制脩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  
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明永息異論可以繼  
二帝三王而為萬代法與其黷禮越古貴因循而



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謹議

與本使李中丞論陸巡官狀

古人有言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仇讎上之所以禮我者厚則我之所以報者重故豫讓以衆人報范中行而漆身吞炭以復趙襄子之讐其所以待之各不同也閤下既嘗罰推官直矣又將請巡官狀矣不識閤下將欲為能吏哉將欲為盛德哉若欲為能吏即故江西李尚書之在江西是也閤下如此行之不為過矣若欲為盛德亦惟不惜聽九

九之說或異少以裨萬一閤下既罰推官直又請陸巡官狀獨不慮判官輩有如穆生者見醴酒不設遂相顧而行乎陸巡官處分所由不得於使院責狀科決而於宅中決地界虞候是初仕之未適中也閤下既與之為知己矣召而教之可也不從退之可也若判今通狀但恐閤下之所失者無乃大於陸巡官乎翔受恩於閤下也深而與陸巡官之交尚淺其所深者誠欲閤下之為全德也若信其所言即伏望使人收取元判召而語之闔府賓寮孰不幸甚如以為小生之言不足聽也我富貴



人也何為而不可哉即敢不惟公命翱再拜

與本使揚尚書請停修寺觀錢狀

伏見脩寺疏閣下出錢十萬今使院共出十萬以造石門大雪寺佛殿翱性本愚聞道晚竊不諭閣下以為歛錢造寺必是耶翱雖貧願竭家財以助閣下成如以為未必是耶閣下官尊望重凡所舉措宜與後生為法式安可舉一事而不中聖賢之道以為無害於理耶天下之人以佛理證心者寡矣為土木銅鉄周於四海殘害生人為逋逃之藪澤閣下以為如有周公仲尼興立一王制度天下

寺觀僧道其將興之乎其將廢之乎若將興之是符融梁武皆為仲尼周公也若將廢之閣下又何患其尚寡而復率其屬合力建置之也院中判官雖副知己之命然利祿遠仕亦不以貪也豈無羈孤親友由未能力及矧之歟何暇出錢以興有損無益之務衆情不厭但奉閣下之命而為耳拳拳下情深所未曉伏惟憫其拙淺不惜教誨若閣下所為竟是翱亦安敢守初心以從而不為也若其所言有合於道伏望不重改成之事而輕為後生之所議論意盡辭直無任戰越



再請停率脩寺觀錢狀

率脩寺觀錢事前後已兩度咨聞伏請停罷前奉  
處分云要與換寺觀家人院蒲藿屋以為火備此  
後任停既已計料支給訖後奉處分又云且更待  
一兩月者伏以前件錢於公家無補但實置稅名  
公議所非為日固又不戢尚實但苟思壯麗城池  
間也未源孰大於此若間下尚不改易則弊終無已  
何特愛於此因循未革自仲尼既歿異季塞途孟  
子辟而闢之然後廓如也佛法害人甚於楊墨論  
心術雖不異於中土考較跡實有蠹於生靈浸溺

間一作闕

人情莫此之甚為人上者所宜抑焉閣下去年考  
制策其論釋氏之害於人者尚列為高等真感悟  
聖明豈不欲發明化源抑絕小道何至事皆在已  
而所守遂殊知之不難行乃為貴况使司稅額悉  
以正名幸當職司敢不備舉伏見朝廷故事一人  
所見或不足以定是非者即下都省眾議則物情  
獲申眾務皆理倘翺見解凡淺或未允從院中群  
公皆是材彥伏乞令使院詳議唯當是從理屈則  
伏不敢徇已實下情所望累有塵蹟無任戰慄翺  
再拜



論故度支李尚書事狀

故度支李尚書之出妻也續有勅停官及薨亦無  
追贈當時將謂去妻之狀不直明白無可疑者故  
及此近見當使采石副使劉侍御說朝廷公議皆  
云李尚書性猜忌甚於李益而出其妻若不緣身  
病即合左降翱嘗從事滑州一年有餘李尚書具  
能詳熟李尚書在滑州時收一善歌嬾人陶芳於  
中門外處之於後陶芳與主鑰廳子有過既發李  
尚書召問廳子既實告之曰吾後若父所將若來  
故不能杖若吾非怒而不留若既犯此即自於軍  
中不便若遠歸父所慎無他往遂斥陶芳于家而  
不罪也當時翱為觀察判官盧侍御憲曰此事在  
衆人必怒而罪之在中道即罪之而不怒大夫雖  
未足以為教然亦可謂難能也推此以言即性猜  
忌不甚於河南李少尹詳矣劉侍御又說朝廷公  
議云李尚書之在滑州也故多畜媵遂斷送其妻  
入京以達所欲翱又能明其不然李尚書有二子  
仕于京師奏請至滑納妻德宗皇帝勅奏事軍將  
張璠曰與卿本使無外往告卿本使可令妻及新  
嬾家來就上都為婚亦有手詔李尚書遂發二新



頰及妻入京以奉詔二男既成婚其妻遂歸滑州  
自陶芳之外更無妻媵况李尚書將畜女媵不假  
令妻入京推此以言即與朝廷公議之不同也如  
此期以為古人之逐其臣也必可使復事君去其  
妻也必可使復嫁雖有大罪猶不忍彰明必為可  
辭以去之也故曾參之去妻也以蒸梨不熟孟軻  
之去妻也以惡敗鮑永之去妻也以叱狗姑前此  
皆以事辭而去之也李尚書於此二事外猶有他  
過即非期所知也若公議所責祇如劉侍御之傳  
則期據所目見而辨也章然如前所陳矣凡人家  
中門內事外人不可周知偏信一黨親族之言以  
為公議即不知是議之果為公耶私耶未可知也  
以閤下所聞倘猶有加於是者不惜示及如或祇  
如前兩說伏望不重改既往之論而明之於朝廷  
使非實之謗罷傳說於人間既沒之魂不銜冤於  
泉下幸甚幸甚翱於李尚書初受顧惠及其去選  
也客主之義亦不得如初懼矣茲所陳者但樂明  
人之屈而正之耳伏計不以為黨謹狀



李文卷第十一

行狀實錄三首

韓吏部行狀

嶺南節度使徐公行狀

皇祖實錄

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曾祖泰皇任曹州司馬祖濬素皇任桂州長史父  
仲卿皇任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公諱愈字退之  
昌黎某人生三歲父死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能  
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



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為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平  
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秘書省校書  
郎為觀察推官晉卒公後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州  
亂元從事之居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  
奏為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選授四門博  
士遷監察御史為華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令政  
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命其子改  
江陵府法曹軍人為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  
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非之  
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真博士入

省為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辦  
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入為職方員外郎  
華州刺史奏華陰縣令柳澗有罪遂將貶之公上  
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處以罪則下不受屈既  
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為國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  
館脩撰轉考功郎中脩撰如故數月以考功知制  
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以  
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忤  
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  
以免遂為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兩



京河南北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即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校以授之節習以成故矣朝廷之賢恬於所安以苟不用兵為貴議多與裴丞相異唯公以為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為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父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是

以公兼御史中丞賜三品衣魚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郾城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蔡州既平布衣栢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賊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栢耆口占為丞相書明禍福使栢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丞相歸



京師公迂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  
諸寺時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  
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  
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帝  
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  
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為人隸者公皆計備  
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迂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  
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  
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  
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

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改兵部侍郎  
鎮州亂殺其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廷湊為  
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  
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  
公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  
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廷湊  
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廷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  
此士卒所為本非廷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為尚  
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  
及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為國打朱滔滔遂



敗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公告  
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將為兒郎已不記先  
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為逆與順  
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兒郎等  
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  
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  
衆皆曰無又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為節度  
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旌節子與孫雖在幼童  
者亦為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佑皆  
居大鎮王承元年始十七亦杖節此皆三軍耳所

聞也衆乃曰田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  
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譙  
曰侍郎語是庭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  
公曰侍郎來欲令廷湊何所為公曰神策六軍之  
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体不可以棄  
之耳而尚書又圖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公曰若  
真耳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而牛元翼果出乃  
還於上前盡奏與廷湊言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  
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贈太  
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



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為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宰相欲去之故以其臺與府不協為請出紳為江西觀察使以公為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為

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体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內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養於嫂鄭氏及嫂沒為之葺服以報之深於文章每以為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為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於茲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為法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以罷每與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少年止於四十二某踈愚食不擇



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  
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  
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謹具任官  
事跡如前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謚并牒史館謹狀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使持  
節都督廣州諸軍事兼廣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充嶺南節度營田觀察制置本管經  
畧等使東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徐公  
行狀

曾祖仁徽隋吉州太和縣丞祖玄之皇考功員外

郎贈吏部郎中諫議大夫考義皇汾州司戶參軍  
贈信州刺史京兆府萬年縣青蓋鄉交原里東海  
徐公年七十一公諱申字維降東海剡人永泰元  
年寄籍京兆府舉進士秘書省正字初辟巡官于  
江西又掌書記于嶺南行營哥舒氏之亂平奏授  
大理評事轉司直兼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又充節  
度判官于朔方改太子司議郎兼殿中侍御史選  
授洪州大都督府長史時刺史嗣曹王舉江西兵  
討李希烈故以長史行刺史事任職有成曹王薦  
之遷韶州刺史四十餘年刺史相循居于縣城州



城與公田三百頃皆為墟縣令丞尉雜處民屋公乃募百姓能以力耕公田者假之牛犂粟種與食所收其半與之不假牛犂者參分與貳田久不理少根裔地增肥又連遇宜歲得粟比餘田畝盈若干九積粟三萬斛將復築室于州故城令百工之伎以其藝來者與粟有差刺史臨視給與吏無所行其私以故人皆便信應募者數千人陶人不知墁而塗有餘巧人不板築而墻有餘築人不操斤斧而工有餘陶者坊者築者工者各以其所能相易未十旬而城郭室屋建立如初刺史以官屬遷

于新城縣令之下各返其室創六驛新大市二道四館器用皆具曲江縣五百人以狀詣觀察使請作碑立生祠公自陳所為不足述假令如百姚姓言乃刺史職宜如此何足多者不願以小事市名觀察使嘉其議密以狀聞迂合州刺史其始來也詔之人戶僅七千九六年迂合州其去也倍其初之數又盈四千戶焉初先夫人歿于江西遭賊難未克返塋寓於西原公不赴合州表請奉喪歸祔于河南府偃師縣既滄景觀察使奏請景州刺史闕其帥輒以其僚屬將校自為之不請有年矣宰相



累進刺史名皆不出及召公入言合上言遂下詔  
遷朝散郎使持節景州諸軍事景州刺史充本州  
團練使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尋加節度副使  
其明年滄景節度使始朝二年又朝遂留詔以其  
從父兄代之奏以公充行軍司馬公遂以信州府  
君瑩近漕河表求改塋於重山詔許之既徵入京  
師遷朝散大夫使持節都督邕州諸軍事守邕州  
刺史本管經畧招討使御史中丞賜紫如初是歲  
正元十七年也詰儂盜除其暴掠良聚攻禁下如  
令通蠻夷道責土貢大首領黃氏帥其屬納質供

賦黃氏周氏常氏儂氏皆群盜也黃氏之族最強  
盤亘十數州周常氏之不附之也率群黃之兵以  
攻之而逐諸海黃氏既至群盜皆服於是十三部  
三十九州之蠻寧息無寇害其明年制遷使持節  
都督廣州諸軍事守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嶺  
南節度觀察處置本管經畧等使散官如故前節  
度使歿掌印吏盜授人職百數謀夜發兵為亂事  
竟奔走公至陰以術得首惡殺之不問其餘軍中  
以安蠻夷俗相攻劫群聚緣道發輒捕斬無復犯  
者蕃國歲來互市奇珠瑁異香文犀皆浮海舶



以來常貢是供不敢有加舶人安焉商賈以饒二十一年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元和元年詔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封東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餘如故詔書未至有疾薨于位凡三佐藩屏之臣五為刺史一為經畧使一為節度觀察使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爵超進為開國公官亟遷為禮部尚書其事業皆足以傳示後嗣為子孫法享年七十雖不登於上壽儒者榮之前夫人渤海高氏子皆天後夫人扶風竇氏封國夫人有子元弼前右衛倉曹參軍以讀書屬文為業謹具歷官行事如前伏請牒太常編錄謹狀

皇祖實錄

公諱楚金諮議詔第二子明經出身初授衛州參軍又授具州司法參軍夫人清河崔氏父球充鄆懷三州刺史公伯兄惟慎太原府壽陽縣丞性曠達樂酒不理家產每日齋錢一千出游求飲酒者必盡所齋然後歸其飲酒徒善草隸書張旭其人也公事壽陽如父在每事必請於壽陽壽陽曰汝年亦長矣若都不能自治立然每事必擾我何為公曰不請非不能為此也不滿乎人心其請如初



及在具州刺史嚴正晦禁官吏於其界市易所無  
公至官之日養生之具皆自衛州車以來又以二  
千萬錢入曰吾食具州水而已及正晦黜官百姓  
舊不樂其政將俟其出也群聚號呼斃之以瓦石  
揚言無所畏忌錄事參軍不敢禁懼謂公曰若之  
何公曰錄事必不能當請假歸攝錄事參軍斯可  
矣乃如之公告正晦曰君以威強不便於百姓百  
姓俟使君行加害於使君使君更期出某為使君  
任其患於是集州縣小吏得百餘人皆持兵無兵  
者持朴埋長木於道中今日使君出百姓敢有出

觀者杖殺大木下及正晦出百姓莫敢動或曰刺  
史出可作矣如李司法何具州震恐後刺史至委  
政於公奸吏皆務以情告不敢隱具州於是大理  
壽陽之夫人鄭氏賢知於族嘗謂壽陽曰某觀叔  
賢於君 某之質不敢與叔母至高下君之家和  
子孫必有興者壽陽之第一子為戶部侍郎初戶  
部氏兄弟五人妹一人其喪母也皆幼公每曰必  
抱置膝上或泣而傷諸姪之安于叔母也如未失  
母時有子三人曰某祇承父業不敢弗及夫人清  
河崔氏能以柔順接于親族其來歸也皆自以為



已親焉翺生不及祖不得備聞其景行其具州事業親授之於先子其餘皆聞之於戶部叔父伏以皇祖之為子弟時若不能自任也及涖官行事其剛勇不同也如此其行事皆可以傳於後世為子孫法蓋聞先有祖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翺欲傳惧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是以頓首願假辭於執事者亦惟不棄其愚而為之傳焉

李文卷第十一

李文卷第十二

碑傳四首

高愍女碑

楊烈婦傳

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歐陽詹傳

高愍女碑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賊質妹妹與其母凡而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凡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為婢于官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



死母兄且皆不免何獨生為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于四方姊妹獨曰我家為忠宗黨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為父母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為其子也天下之為夫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為其室家也天下之為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其身也昔者曹娥思肝自沉于江獄吏喟囚章女悲號思唁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迺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歟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倫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力知也貞元十三年朔在汴州彥昭時為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為余言之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 楊烈嬭傳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至帛俘繫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保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



今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保  
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  
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  
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  
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于庭楊氏言曰縣令  
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  
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  
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狗曰以瓦  
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  
之萬錢得數百人保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饗

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使保與賊言曰項城父  
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  
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皆笑有蜚箭集于保之  
手保傷而歸揚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  
與其死于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保遂忍之復登陴  
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  
焉率其徒將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賊者中其帥  
墜馬死其帥希烈之婿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  
城之人無傷焉猶存刺史上保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  
令楊氏至茲猶存保嬾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



順和於姊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  
賢矣辨行列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公鄉大臣之所  
難厭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  
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  
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  
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嬾人也  
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  
古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  
愍女楊烈嬾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惧其行事  
湮滅而不傳故皆叙之將告於史官

故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父崑贈鄭州刺史坦少孤初  
任韓城縣尉歷宣城鞏河南三縣尉其更河南知  
捕賊杜黃裳為河南尹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  
破舊產公為捕賊盍使察之坦對曰凡居官終始  
廉白祇入俸錢者雖歷大官亦無厚畜以傳其能  
多積財者必剥下以致如其子孫善守之是天富  
不道人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坦以為  
宜故不使察黃裳驚視因使升就堂坐自此日加



重及黃裳為吏部侍郎將授以太常博士會鄭滑  
節度使李復表請為判官得監察御史薛盈珙為  
監軍使累侵軍政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珙嘗言曰  
盧侍御所言皆公我故不違也有善吹笛者大將  
十餘人同啓復請以為重職坦適在復所復問曰  
衆所請可許否坦笑曰大將等皆父在軍積勞亟  
迂以為右職柰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為列耶  
復告諸將曰盧侍御言是也大將慙遽走出就坦  
謝且曰向聞侍御言某等羞媿汗出恨無穴可入  
李復病甚盈珙以甲士五百人入州城人皆恐駭

坦遽止之盈珙不敢違復卒盈珙主兵事制以姚  
南仲代盈珙方會客言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材也  
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又能斷監軍  
若侵必不受袖自此萌矣若從公喪而西必遇姚  
大夫吾恨為所留以及禍遂潛去姚果以牒來請  
終以不逢得解及盈珙與姚隙後事多黜死者王  
緯觀察浙西兼鹽鐵使請坦為轉運判官及李錡  
代請如初轉殿中侍御史錡所行多不循法坦每  
等之詞切深聽者皆為之惧累求去不得尤在錡  
府七年官不改錡惡狀滋大坦慮及難又非可以



力爭遂與裴度李約李陵繼以罷去後數年詔追  
錡入錡遂扇兵士殺留已留後以因發兵取宣州為其將  
所擒送斬死順宗皇帝寢疾王叔文居翰林決大  
政天下懍懍坦說宰相常執誼速白立皇太子以  
樹國本執誼深納其言將以為殿中侍御史侍御  
史中丞亦以為請王叔文使人請坦將以為員外  
郎知揚子留後坦假他詞不受叔文不悅故事皆  
不行及王叔文貶出坦遂為殿中侍御史權德輿  
為戶部侍郎請為本司員外郎尋轉庫部兼侍御  
史知雜事未久遷刑部郎中知雜事如故赤縣尉

有為御史臺所按者京兆尹密救之上使品官釋  
之坦時在宅臺吏以告坦白中丞請覆奏然後奉  
詔品官遂以聞上曰吾固宜先命所司遂使宣詔  
乃釋數月遷御史中丞賜紫衣分司東都尋歸西  
臺初上禁絕罷鎮節度使等獻財貨載於赦條時  
山南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皆罷鎮有  
所獻坦刻劫奏之晟濟美皆白衣待罪上召坦對曰  
柳晟閻濟美所獻皆家財非刻下鄉勿劾坦對曰  
陛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者赦令是也且兩臣首  
違詔臣職當舉奏陛下不可以失大信于天下上

對字宜去



曰朕既受之矣如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上善之意竟為宰相所寢李錡之誅有司將自淮安王之下墳墓皆毀之宰相不敢言坦奏曰李錡與國同族其反逆不道身既斬死并殺其子罪塞矣若將追毀祖父墳墓臣以為不可淮安王有佐命之功且國貞又死王事漢誅霍禹不毀霍光之墳房遺愛伏誅罪不追於玄齡此前代及聖朝之故事也康誥曰父子死兄弟罪不相及若將易之無乃罪及良臣且傷大体乎上改容曰非卿言何由知遂命停毀仍禁樵採給五戶守淮安王之墳以

示不忘其功上策賢良方正之士有懷書策入者將深罪之坦奏言四方不明知所犯必以為策詞抵忤宜輕其責上從之江寧節度使裴均入為僕射行香時將處諫議常侍之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近例以為證裴均怒曰姚南仲何足為例耶坦應曰姚僕射但不是勅使耳何不足以為例也遂為均所排改左庶子坦初為殿中當杜黃裳為相故累迁凡二十有三月而至中丞及居官守道正言日聞而人忌其迂之速數月宰相裴均白以為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



宣州刺史劉闢反逆其壻蘇強坐誅死強凡弘為  
晉州從事自免歸人莫敢用坦奏言蘇弘有才行  
其弟強坐劉闢反誅弘與強相去三千里必不通  
謀以強廢強非陛下惜材之志因請弘以為判官  
上曰假令蘇強當時不就誅尚宜隨材而任之况  
在其兄耶遂得請及在宣州江淮大旱米價日長  
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  
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如無穀何後  
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  
多出於市以平其直人賴以生當途縣有渚田又  
廢坦以為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為功於是  
渚田盡闢藉傭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  
代稅戶之貧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五年冬廷刑  
部侍郎充諸道鹽鉄轉運使減冗職八十員自江  
之南補置付之院監使無所與數月轉戶部侍郎  
判度支坦歷更重位以朝廷是非大体為已務故  
多所陳請或上封告泗州刺史薛審言為代北水運  
使時畜馬四百匹有累馬不以獻者事下度支乃  
使巡官往驗之未反上遣之使品官劉泰所按其  
事坦上陳以為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往



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罷免疏三奏上  
是之遂追劉秦旰舊賦於州郡者或非土地所有  
則厚價以市之他境坦悉條奏各去其所無罷宣  
歛度支米收其價以移之於湖南免江南鹿腊配  
之鄰汝州以韓重華為代北水運使開廢田列柵  
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八年西受降  
城為河所壞城使周懷義上言宰相議徙天德故  
城坦以受降城張仁亶所作城當磧石得制北狄  
之要害避河流宜退三數里其費不多天德故城  
北倚山去河甚遠失制虜要地非使因使水運使

察視遠近利病以面進上使品官強文彩覆之文  
采言與坦合上召坦使條陳將行之竟為宰相所  
奪乃出坦為劔南東川節度使周懷義數月憂卒  
燕重旰代其位遂移天德故城軍士歸怨因殺重  
旰屠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論多合絳藉以為  
已助及坦出半歲而絳罷坦至東川及罷兩稅外  
山澤盜井擢率之籍夷人歌之綿劔二州有通文  
成州路每歲奏發二千兵以防西蕃其實不過一  
二百人坦乃奏於衝地置戍鎮之上誅蔡州詔發  
兵二千人於安州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其

外一作及  
綿一作錦



有疾者與之藥故兵士皆感恩而無逃者及薨贈  
禮部尚書

李文卷第十二

李文卷第十三

碑述三首

平原郡王栢公碑

左僕射傅公碑

陸欽州述

唐故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  
平原郡王贈司空栢公神道碑

栢氏系自有周叔虞封晉其支子有受邑於伯為  
萊地者因以為姓後世生宗宗以直顯景公厲公  
之時三郟惡宗共譖殺之其客畢陽以其子州黎  
奔楚於是改伯為栢及漢有鴻者由議郎為魏郡



守子孫家焉故為魏郡也有李纂者入唐為工部尚書生敬仁為蘄州長史生塞言為河南永寧令贈大理少卿生造為懷之獲嘉令即公之父也公諱良器字公亮生十二年安祿山陷東郡獲嘉守縣印不去為賊將所害公既免喪懷平志乃學擊劍依父友王奐奐嘗曰汝額文似李臨淮面墨子似顏平原其必立臨淮即太尉光弼也年十七得汝州龍興尉王奐從事太尉府薦之太尉召與言遂授以兵使平安越之盜累授左武衛中郎將以所將兵隸於浙西廣德歲中盜陷江東十州公帥所將兵來發州功多進左武衛將軍平方清於洞中賜錢五百萬破張三霸海上改左金吾衛將軍為都知兵馬使大曆初潘獍虎據小傷胡參據蒸里江東大擾公將卒三千人騎五百人與戰皆破之斬首三千級執俘一千人詔加檢校光祿大夫兼蘇州別駕又加左羽林大將軍試殿中監察御史李拙筠問公年對曰二十有四戰陣幾何曰六十有二李公歎曰相識甚近得公甚深勉哉公泣涕謝曰遭時喪亂父死家破誓棄性命以除寇讐私志未立豈敢望為明公之所知哉建中初嘗至京



師宰相楊炎召之語公因言兩河有事職稅所辦者唯在江東李道昌無政宜速得人以代之炎許諾其冬遂并宣越與浙西以為一而以晉州刺史韓滉代道昌焉及德宗如梁州李希烈陷汴州逐李勉遂僭帝號寇陳州圍宋寧陵滉使公將卒萬人救陳并寧陵是時劉玄佐敗于白塔收其卒保宋州使將王彥昭守寧陵希烈擁水灌其南築堦道親臨其北令軍中曰明日日中陷城公聞之厲所將兵成陣以進恐城陷不及使弩手善游者五百人沿汴渠夜進去城數里沒於水中遂得入及

旦賊驅勇卒登城城中伏弩悉發皆貫人斃其後希烈始知救兵得入殺守將因罷去將昌集城中人哭曰向非浙西救至則此城已屠矣遂拔襄邑收漳口宋州由是獲全李希烈遂失汴州奔於蔡詔封平原郡王食邑三千戶特進兼御史中丞貞元二年淮西平詔曰休勲茂伐書于竹帛戎籍乃為裨將副非所以褒功寵德也其以為左神策軍將軍知軍兼官如故五年詔與太尉晟侍中瑊等三十六人畫形於凌煙閣上親御其形而贊之八年遷大將軍士卒之在市販者悉揮斥去募勇者



代之故為所監者不悅明年公之故人犯禁宿於望仙門者衛使奏言遂轉右領軍衛大將軍所監者乃用其衙將魏循代為將軍自是軍中之政不復在於將軍矣十五年兼英武將軍使十八年遷左領軍兼御史大夫十九年閏十月以疾卒年六十一天子為之廢朝贈陝州大都督明年葬于万年畢原夫人康氏先歿後始附葬有子曰元封為蔡州刺史曰耆為諫議大夫曰元鳳為澄城主簿曰夔為襄州參軍三女皆幼以元封及耆累贈為司空夫人追封魏國太夫人初公與王栖霞李

長榮皆事韓晉公栖霞至鄜坊長榮至河陽澤潞皆擁節有土公自少則戮力破賊及壯解寧陵猶杖之圍希烈之所以兵不及于宋而江東以全者實公之所為也功最高位獨以不副克生良子能大厥家大和元年翔自廬以諫議大夫徵路出于蔡元封泣拜且曰先公之碑未樹教後嗣其果有辭俟也公不可聽乃銘曰

公生十二未壯家毀誓殄父讎不愆勇死釋官就軍焯有其勲擒兇盜平威明顯聞人誰不貴孰勝其位由卑至巨莫匪躬致宜䟽土壙報未功當是



生後人紹慶不忘

唐故橫海軍節度齊隸滄景等州觀察處  
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使  
持節齊州諸軍事兼齊州刺史御史大夫  
上柱國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左僕  
射傅公神道碑

傅為古姓介子誅樓蘭王封義陽侯後為二十八  
將功高稱於兩漢而毅以文章顯自漢以降世累  
有人曾魯祖諫易州長史生大父定州司馬韶贈鄧  
州長史生父榮贈刑部尚書公諱良弼字安道清

河人也以善弓矢顯仕于成德軍流輩稱其朴厚  
博野樂壽本隸瀛州在范陽成德間為要害地每  
相攻以取兩城及王武俊破走朱滔詔以博野樂  
壽與成德軍其後以公選為將而鎮於樂壽公善  
撫士卒與之同苦樂得士卒死力長慶初幽州繼  
亂范陽執其帥弘靖而扶克融成德殺其帥弘正  
將庭湊因盜有地公奮曰吾豈可以為賊乎遂誓  
衆喻以逆順閉城拒賊潛詔以樂壽為神  
策行營命公以為都知兵馬使與深州將牛元翼  
博野李寰犄角相應賊屢攻之卒不能克會詔下



以克融庭湊皆為節度使公遂將樂壽之師及其  
妻子拔城以出賊轉鬪且引遂遇官軍以免於難  
以功遷沂州刺史未到遽以為左神策軍將軍數  
月拜鄭州刺史公本用武力進未嘗治人於是痛  
自刻飭清已率下凡從公將卒本與公同立於樂  
壽者皆稟懼不敢越條令以侵物故鄭州稱理雖  
他時文吏罕能過者明年改為塩州刺史閔帝初  
以公為夏銀綏宥等州節度使居河陽濡民不耕  
織党項千餘落以畜牛羊馬代田業先時將帥多  
貪至有盜其善馬者蕃落咸怨走以出他境及公

濡一作壩

罪上或有有字

之至蕃人來見或獻馬者公拒而不受蕃人喜傳  
以相告未踰月而部落相勸皆歸蕃人之有罪者  
懼而來奔故事皆使蕃人出馬以贖公曰吾將於  
此職當禁其逃亡罪何俟於贖皆執之以付其蕃  
落蕃人益喜大和二年九月以公為橫海軍節度  
使檢校兵部尚書俾治齊州以禹滄景之寇知兵  
者咸以為命將之當必且有成矣旌旗及於陝而  
得疾疾愈即路以十月晦薨於硤石驛春秋五十  
有六天子悼痛為之廢朝贈尚書左僕射以明年  
七月葬河南府洛陽縣伯樂里夫人南陽張氏柔



立善斷公之以樂壽拒賊暨轉戰以出夫人麤衣  
糲食與兵士妻女均好惡用助公事再封南陽郡  
夫人三子守常守中守章等皆孝謹寡過公方將  
立大功以報於國不以男子之仕為念故官甚卑  
有未官者銘曰  
大夫致身不賴前業遭變竭忠奇節曄曄乃作刺  
史乃作將軍乃統邊兵事績昭聞廉以檢已嚴以  
督下藩落完安馬牛在野大革前事自我為初尔  
後之來視此勿渝

陸欽州述

吳郡陸慘公佐生于世五十有七年明于仁義之  
道可以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觀  
察使不能知退居于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為  
祠部員外郎二年出欽州卒于道貞元十八年四  
月二十八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於天  
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為生旱苗然也雨與苗  
運相違或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不得仰其澤唯  
人也亦然天之生後賢也人之心以為極顛顛之  
人然也賢者與顛顛之人時不合或死于野或得  
其位而道不能行顛顛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



降也適然賢者之生于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  
其澤顛顛之人賴其力傅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  
之類也時弗合高旱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有旱  
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  
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天也不  
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位也官雖升于朝雖  
刺于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于田時弗  
差也公佐之賢雖曰聞已其德行未必昭昭然聞  
于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  
病死天下之未蒙其德固宜矣然則天之生君也  
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  
或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  
君子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有不足于  
心者耶得其道者窮居于野非所謂屈冠冕而相  
天下非所謂伸其何有不足于心者耶



李文卷第十三

李文卷第十四

墓誌五首

右僕射楊公墓誌

獨孤常侍墓誌

任工部墓誌

侯處士墓誌

叔氏墓誌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致仕上

國柱弘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司空

楊公墓誌 并序

由楊喜追殺項羽以功封侯後數世生敞官至丞相敞曾孫寶不應王莽之命光武特徵老病不到



寶生震諸儒謂之關西孔子位至太司徒太尉卒以忠死楊氏由是益大載於史傳世不絕人曾祖珪辰州司戶贈膳部員外郎大父冠俗奉先縣尉贈吏部郎中父太清宋州單父縣尉累贈至太保公諱於陞<sup>後</sup>字達夫年十八舉進士第選補潤州句容主簿鄂岳觀察使奏為判官轉左驍衛兵曹累改評事監察御史歷殿中得緋衣銀魚使迂江西公隨之加侍御史著作郎及府除屏居建昌不至京師貞元八年徵拜膳部員外郎轉考功知別頭舉轉吏部員外郎及判南曹宰相之親有以文書

隋上應作情

不足駁去者宰相君吏人詰之堅執不改遂以公為宣武吊祭使故事南曹郎未嘗有出使者公既出宰相之親由是判成矣故公卒不得在詔誥之請選遂為右司郎中郎官隨於宿直臨直多以假免公白右丞右丞建立條例郎官不悅為作口語宰相有知其事者遽以公為吏部郎中改京兆少尹出為絳州刺史有言公弗當居外者德宗召見遂以為中書舍人其年知吏部選事時京兆尹李實有寵去不附已者故給事中許孟容為太常少卿而公改秘書少監德宗崩為太原幽鎮等十道



告哀使鄧將之遺並辭不受復命除華州刺史賜  
三品衣魚所取實僚皆一時名人後皆得顯官有  
至宰相者其年冬遷浙江東道團練觀察使越中  
大飢人至相食公奏請度支米三十萬斛又乞糴  
他道以賑救之民得生全入為戶部侍郎未到改  
京兆尹奏請諸軍諸使有犯罪者皆禁身推罪以  
狀牒送本軍又請屬諸軍諸使人置挾名勅五丁  
者推兩丁屬軍遞立節限以便於治詔皆可其奏  
京師稱之復為戶部侍郎人望益重食以公遂為  
宰相會考制舉人獎直言策為第一中貴人大怒

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由是為嶺南節度使是時  
得考策者凡四人公既得嶺南吏部員外郎高貫  
之再貶巴州刺史而李益鄭敬皆抵於患其在廣  
州以常詞為節度判官任之以政改易侵人之事  
凡一十有七嶺外之人至茲傳道之節度使徐申  
以已俸薄月加三十萬且曰後來所期共守公引  
常衮所奏勅皆罷之撤去蒲葵陶瓦覆屋遂無火  
災民賴以安監軍許遂振好貨戾強而小人有陰  
附之者故遂振密表譖公直言常詞李翱惑亂軍  
政於是除替罷歸遂振既領後事撫撻吏人求公



之非吏人大聲呼曰楊尚書他方所遺尚不收去  
豈有侵用官錢乎遂振遽令取他方所遺及其至  
封印不啓遂振慙而止宰相裴均素未知公及遂  
振之譖遂以公為吏部侍郎重修甲勅用備姦源  
又於南曹更置別曆以相檢覆奏令選人納直為  
出籤告以給之吏息奸欺官收羨錢公食豐絜辭  
字以修迄茲守行遂為故事凡歷四年補內外官  
三千餘員皆當其分無怨訴者轉兵部侍郎兼御  
史大夫判度支當淮西用兵漕輓供饋鹽鐵積欠  
官錢公與之廷辨高霞寓以唐鄧之師攻蔡州怯

懦不敢直進欲南抵申州出於空虛不守之地其  
路險狹糧運難繼公面於上前累言利害并以疏  
陳霞寓逗留之狀請於北道直進足以援許汝之  
師賊勢自蹙上許之霞寓深怨遂內外結構出為  
彬州刺史霞寓果敗由是談者知公之寃其為彬  
州躬勤於治不以卑遠為薄明年召拜原王傅數  
日又為戶部侍郎復知吏部選事元和十四年淄  
青平蕪御史大夫以本官充東平宣慰處置使是  
時初誅李師道得兗州鄆州等十二州列為三道  
劉悟既除滑州猶未出鄆及公至悟出迎公促之



悟即日遂發頒行賞賜皆得其實上甚悅謂宰臣曰揚某不易得及浙西觀察使李脩死上問宰臣崔群皇甫鏞曰何不進浙西人名皇甫鏞知公方有恩懼作相遂言公所至皆有理跡以臣所見莫如揚某凡數百言上唯以一字應之曰惜人聞之者且以必為相矣是時裴門下既出太原崔中書為鏞所譖鏞又改尊號中上旨故鏞計竟行而公不相矣明年遷戶部尚書又一年改太常卿又一年改東都留守兼兵部尚書御史大夫充畿汝都防禦使既三年方將告休會以疾而罷乃嘆曰年

老致政本吾夙志茲則負吾平生心矣疾平遷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傅或勸求分司以自便者公曰年至力憊便當乞骸骨於朝何用分司為遂西至京師朝謝訖不到中書遂還私家不判上案三上表乞自退詔迂左僕射致仕全給俸料數月上表固讓乞就半俸許之廟享之外不復經過人家每佳辰体安則以子弟孫僮侍游於園沼之中用以為適大和四年十二月癸亥以疾薨於新昌第享年七十有八天子為之廢朝凡朝廷之賢設位而哭者不知幾人冊贈司空年四月庚午歸葬鄭



州榮澤縣先太保之兆祔于夫人潁川韓氏贈華  
陰郡太夫人之塋夫人丞相少師休之孫丞相晉  
國公滉之女柔順之德紀於前銘下後舅姑四十  
有三年矣子景復衛尉卿曰嗣復戶部侍郎曰紹  
復舉進士登寵詞科曰師復未任用文為業文適  
右司郎中常公素孫承渙誠大理評事鄜坊鄜度  
巡官承渙之下及在童稚者十有一人大鄉侍郎  
以翽之受恩也父來請為誌文曰

公生六年太保棄<sup>捐</sup>未及成童虢國又終漂泊江  
湖誰食誰衣服習文學不勞於師<sup>爰</sup>始有名既于

永歸六十一年祇慎德儀由直屢黜進無異詞凡  
所臨泣去而可思與之厚者莫匪<sup>雋</sup>材自我進者  
多遇良能恩逮<sup>葭</sup>孺洽以財袒免總麻亦及其  
哀止足告歸偃息丘園子胤孫童十有五人有列  
鄉曹貴為侍郎祿秩且多膳飲馨香門吏諸生中  
外顯光車馬盈門歲時之良既壽既具示終以常  
福薦攸歸疇可比望為廟太祖百世蒸嘗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  
兼御史中丞贈右散騎常侍獨孤公墓

誌



公諱朗字用晦常州刺史贈太子少保憲公之長子憲公有文章名於大曆中每為文輒為後進所傳寫公生數歲而憲公歿與弟郁皆伯父母所養稍長好讀書不煩於師年二十一與弟郁同來舉進士其二年既得之矣會有司出賦題德宗不悅宰相喻使減人數故公與十餘人皆黜公以伯父母無子即日歸養于蘇州使其弟留以卒業由是孝慈之名稱於朋友間以處士起佐江西宣歙浙東三府得試校書協律郎元和九年拜右拾遺上疏請各令觀祭使充本道鹽鐵使場監之任悉歸州縣罷去管榷吏以除百姓之患十年盜殺宰相御史中丞傷以免公疏請貶京兆尹殺捕盜吏事皆不行君子壯之累奏時病有不合上意者貶為興元府倉曹叅軍三年復徵入為監察御史改京兆府司錄叅軍遷殿中尋加史館修撰入省為都官員外郎修史如前出刺韶州復入虞部左司二門大赦改元官官毆傷鄂縣令崔發於雞竿下公疏請取其首為者殺之以正法寶曆元年改御史中丞殿中王源植貶韶州司馬公面諫其屈不得



請凡五上疏自請罷去敬宗不許上即位迁二部侍郎大和元年八月以為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兼御史中丞公瘡發於背不克入謝病二旬九月壬子以瘡卒年五十三天子為之廢朝贈右散騎常侍有子孟常生九歲矣夫人京兆常氏給事中貞伯之女未仕而夫人卒十月壬午其姪庠以公之喪歸祔河南之壽安甘泉鄉先公墓次以十月己酉窆銘曰

人之有生莫不皆死曰長曰短相望其幾短不足傷長不足恃要歸於盡孰有彼此公壽何迫百年中止喪車東去託骨山趾室無妻哭祭有稚子令名不忘屬其有已

故檢校工部員外郎任君墓誌銘

君諱佶字叔正樂安人殿中侍御史玄植之孫靈府功曹日新之子君少遭父喪養母以孝稱京兆尹崔光遠表試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勅攝富平縣尉知縣事及克復京師以功授成都府犀浦縣丞又以優授涇陽縣尉會吐蕃犯都代宗幸陝州君召募吏人保守佛寺寇不敢逼擢為本縣令充渭北十縣團練使及駕還京為同列潛構功不得



論僕射裴冕寃而奏之得長安縣尉轉本縣丞歷  
太府寺丞未幾遷監察御史京畿館驛使判官中  
書侍郎元載為潭漕使請為判官轉殿中侍御史  
又檢校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判官如故元載得  
罪君左授建州建安尉及楊炎入相君以書戒之  
由是揚怒而不用又移虔州司戶再授信州司馬  
觀察使鮑魴以為判官權知饒州事權疾歸卒于  
信州權寃於州西原有詩兩卷前娶宗王氏女生  
男異為邠州司法參軍三女各為士妻後娶杜氏  
女生子三人曰淑曰羨曰并女五人長女嫁長洲

尉源咸季次女適權穎三女早卒少女二人未許  
嫁淑歷佐大府以吏能有聲為度支振武營田使  
得試協律郎攝監察御史元和十四年杜氏卒淑  
乃自信州奉府君之喪合塋于万年楊村從先人  
舊塋淑嘗與翱同事嶺南府翱知淑之才亟薦于  
時故淑來請誌銘曰

士生于時兮所貴者才有才無命兮古今所哀噫  
故處士侯君墓誌

侯高字玄覽上谷人少為道士學黃老鍊氣保形  
之術居廬山號華陽居士每激發則為文達意其



高處駸駸乎有漢魏之風性剛勁懷救物之畧自  
齊周昌王陵所如固不合視貴善宦者如糞溲與  
平昌孟郊東野昌黎韓愈退之隴西李渤潯之河  
南獨孤朗用晦隴西李翱習之相往來汴州亂兵  
士殺留後陸長源東取劉逸淮乃作吊汴州文投  
之大川以訴貞元十五年翱遇玄覽於蘇州出其  
詞以示翱翱謂孟東野曰誠之至者必上通上帝  
聞之劉逸淮其將不久後數月而劉逸淮竟死其  
首章曰穹穹與厚厚兮烏憤予而不據翱以為與  
屈原宋玉景差相上下自東方朔嚴忌皆不及也

達奚撫為楚州起攝盱眙祭酒李公遜刺衢州請  
治信安其觀察浙東又宰于剡三縣皆有政不幸  
得心疾留其子狗兒於翱家而歸廬山不到卒江  
西其子婿王適使傭吉勉求君所如值君卒吉勉  
以君喪殯於袁州之野而復於適適又死適之妻  
使吉勉來告於翱翱以狗兒歸適妻居二年適妻  
又死狗兒尚童翱慮吉勉之短長不可期則君之  
喪終不墳矣故使吉勉往塋之而識其墓以示狗  
兒

叔氏墓誌



元和九年歲直甲午正月十九日丁卯浙東道觀察判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李翱奉其叔氏之喪塋于茲叔氏諱術生子曰王老遠在京師翱實主其事銘曰

翱生始言叔氏棄沒爰殯于野年周四甲豈無諸親主故或迫亦有息子茲宦京國丘墳孰封松楸未列殯宇零毀狐狸所冗中夜遠思酸悽心骨是以乞假公府言來筮宅追念延陵喪子羸博葬不歸吳於札其合唯叔平生游居是邑天謝于此靈幽其託女姪之西仲兄之北冥昭何異可用居息

孰為故鄉乃樹松栢



李文卷第十四

李文卷第十五

墓誌六首

兵部武侍郎墓誌

馬少監墓誌 佚

歙州李長史墓誌

盧司祿墓誌

懷州武錄事妻傅氏墓誌

韓書記夫人墓誌

兵部侍郎贈工部尚書武公墓誌

公諱儒衡字庭碩年二十四得進士第歷四門助教故相鄭公餘慶尹河南奏授伊闕尉充水陸運判官及鄭公守東都又請自佐得監察御史轉殿

各刻本皆佚此首



中御史其妻奏其材詔即以為真歷侍御史司封員外郎戶部郎中迂諫議大夫三月以本官知制誥歲滿轉中書舍人二年遷禮部入謝賜三品衣魚數月丁尊夫人憂再朞服除權知兵部侍郎月餘母夫人暴卒公一號絕氣久而乃息遂得重疾不能見親友既祥益病長慶四年四月壬辰竟薨年五十六公氣和貌嚴望之若神言不妄發與人有誠甫府其相信不用約結每以時安危生民之病為已務後父兄元衡再為丞相以重厚名終始公實潛有補助其為諫議舍人每遇事不當必奏疏盡

言皇甫鎛為相剥下以媚天子給邊兵衣食以不可用物兵士或以火燔之其師大哭將自刃者邊幾亂公累以疏言憲宗召問大悅踰月鎛竟罷度支及大行皇帝即位鎛遂斥死崖州其為兵部總數十日允議論者潛曰武兵部必相矣蓋上擇曰將相之而公以喪免有文集二十五卷制集二十卷曾大父載德潁川郡王左羽林將軍大父平一懲后族之禍逃官于崧山中宗初徵拜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有文章傳于當時父登常州江陰縣令贈禮部侍郎夫人隴西李氏先公卒嗣子曰籌



年十五次子年十三女二人長女許嫁盧立立良士為興元節度司空晉公從事次女嫁前進士崔搏搏有學行其從父子渾以五月丙子奉公之喪歸祔河南緱氏禮部先公之墓次公之先薨召其友禮部郎中李翱執臂以別且曰我將死凡家事細大皆有條畫在文字矣平生志業於此窮矣公於我厚我死公其銘吾墓以傳焉既十二日而公果歿君子以為知命及薨朋友之在位者皆請告泣哭以相吊其不識者亦望風以歎天子罷朝一日贈工部尚書等尚幼哭泣幾絕親戚不忍聞其聲其能奉遺命以終訖公意銘曰

武宗出周聖發之苗厥孫聘魯乃列春秋秦漢之交曰臣王趙實大其家亭侯以紹厥支十七晉陽乃封子孫因家以及于唐神堯順天鄴侯翼扶武烈諫酷五木成盧考公逃貴于嵩之下江陰繫白世嗣其雅德蘊位細慶叢于公唯公之興罔不自躬言不苟出與人有誠名譽四延震蕩厥聲再罹大苦不堪以病先期告終恬以順命毅毅武公是維碩人我哀刻識俾或可傳

故歙州長史隴西李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則字某涼武昭王十三世孫大父猷眉州  
別駕時宰相有請婚者力不可止因去官居家弟  
遇病暴卒別駕燒一指以禱於神既而弟復生自  
說方就繫上帝有命以兄燒指宜復其生別駕生  
令一侍中源乾曜以子求婚府君拒之固以詞抵  
之貶黔州彭水尉遂以壽終府君始十餘歲先夫  
人以之從喪歸殯汝州由是依于舅族少好老子  
莊周之言與群童游盡能記他童之所習先夫人  
學左氏春秋傳該百家之書故府君以經史浸潤  
力田供養由是少不肖求仕善少隸書弓矢博奕  
皆得其妙既冠得濠州定遠尉假令他縣令嚴而  
行吏急民寬富豪并貧民產而不稅者盡以法治  
之貧民用安罷職復返其初從事嶺南得試左武  
衛兵曹於福建得試太子通事舍人大理司直授  
歙州長史宣歙觀察使請為判官奏未下以疾卒  
年七十四夫人河南元氏壽州刺史從之女年六  
十八先府君而終生子某子某皆未仕女子五人  
長女壻禮部員外鄭錫次女壻桂府觀察使杜式  
方次女壻京兆常故次女壻滎陽鄭循礼小女壻  
密縣尉鄭公瑜幼子克恭少讀書學文以兄舉進



李文  
士家書自飭弗克求名故年四十有六始奏授睦  
州司兵累遷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克益鉄  
推官寶歷三年三月克恭奉府君夫人之喪歸葬  
于鄭州其縣岡原翺知克恭之材十三年矣故克  
恭以府君之葬來請且曰將以六月庚申窆知克  
恭者若吾季叔又安可以辭銘曰  
德不稱祿鬼神之責才優以賤古人不戚非道不  
求曷計人爵慶蘊而傳後必有積其葬為誰孝子  
卜之著蔡僉吉嘉原乃擇合骨于茲終永其託何  
以識之有封有栢

故河南府司錄參軍盧君墓誌銘

君諱士瓊字德鄉范陽人家世為甲姓祠部郎中  
融之長子明經及第歷寧陵華陰二縣主簿知泗  
州院事得協律郎鄭少師之留守東都奏為推官  
得大理評事韓尚書代為留守請君如初尚書節  
將陳許奏充觀察判官得監察御史府罷歲餘除  
河南府戶曹以疾免河南尹重其能奏為司錄參  
軍八月癸酉發疾而卒年六十九君少好著文精  
曉吏事少游故丞相楊炎張延賞之門揚美其文  
辭張每嘆其吏材過人嘗職同州當徵官稅錢時



民競出粟易錢以歸官斗至十八九君白刺史言  
狀請倍估納粟下以澤民上可以與官取利刺史  
詰狀君辨其所以必然刺史行之民用得饒未一  
月果被有司牒和收官粟斗級六十後刺史到欲  
盡入其羨于官君既去職猶止之曰聖澤本以利  
民民戶知之不可以獨享刺史乃懸榜曉民使請  
餘價因以絹布高給之民亦歡受州獲羨錢六百  
萬其為左曹決斷精速曹不攤事及為司錄始就  
官承符吏請曰前例某人等一十五人合錢二千  
餘人與司錄養馬敢請命因出狀君訶曰汝試我

耶使拽之將加杖承符吏衆進仰曰前司錄皆然  
故敢請君告曰司錄豈不自有手力錢也用此贓  
何為因叱出之召主饌吏約之曰司錄判官文學  
叅軍皆同官環處以食精麤宜當一不合別無踵  
舊犯吾不恕及月終厨吏率其餘而分之文學叅  
軍得司錄居三之一君曉之曰俸錢職田手力數  
既別官品矣此食錢之餘不當計位高下從此後  
自司錄至叅軍平分之舊事掾曹之下各請家僮  
一人食錢助本司府吏厨附食司錄家僮或三人  
或四人就公堂餘食侵撓厨吏弊日益長君使請



家僮二人食錢於司錄府吏厨附食家僮終不入  
官厨召諸縣府望吏告曰其居此歲久官吏清濁  
侵病人者每聞之司錄職當舉非法徃各白汝長  
宜慎守廉靖以澠池令為戒其所改易皆克已便  
人堪為故事及君卒士君子相吊哭咸以為能高  
而位卑不副有子三人孺方嗣宗嗣業號慕祗守  
不失家法女二人前娶清河崔敏女無子後娶滎  
陽鄭虬之女有子故皆祔葬於祠部塋東北孺方  
叩頭泣曰文人嘗與先子同官而游宅居南北隣  
敢請紀石翺不得辭乃據所見聞者鏤其實貝可推  
類以知凡所從事之賢銘曰  
嗟盧君性直而用優約已以利人宜壽宜貴以拯  
時所難其緘而不伸以喪厥神豈奪惠於東民悲  
夫

故懷州錄事參軍武氏妻傅氏墓誌

年月日故懷州錄事參軍武氏妻傅氏卒于其兄  
弟之家越月日權葬于汴州某縣某鄉前此者武  
君官而卒傅氏有子曰俱兒俱兒奔父之喪未及  
返傅氏又卒俱兒奔父之喪孝道也傅氏卒于兄  
弟之家恋母也傅氏恋母其教施于子傅氏之歿



不為朽矣

故朔方節度掌書記殿中侍御史昌黎韓君夫人京兆常氏墓誌銘

夫人姓京兆常氏尚舍奉御說之次女也年十三執嬪道于昌黎韓氏府君韓自後魏尚書令安定桓王六世生禮部郎中雲鄉禮部實生府君進士及第朔方節度請掌書記得秘書省校書郎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三年吐蕃乞盟詔朔方節度使即塞上與之盟賓客皆從其五月吐蕃不背盟殿中君於是遇害時年三十有五夫人始年十有

七矣有女子一人其生七月而孤夫人之母前既不幸矣夫人以其女子歸于其父弗數年其父又不幸夫人泣血食貧養其子有道自慎於謙節行愈高雖烈丈夫之志不如也猶有董氏伯姊繼衣食仁之焉不數年董氏姊又不幸夫人於是天下無所歸託矣殿中君從父弟愈孝交慈祥貞元十六年以其女子歸于隴西李翱夫人從其女子依于李氏焉降年短命三十有二貞元十八年八月甲辰卒于汴州開封新里鄉之某村其明年正月辛酉隴西李氏以其喪葬之於陳留縣安豐鄉岡



原殿中君之先塋于河陽惟君之沒不得其喪夫  
人是以不克塋于河陽而獨墳于陳留弗克祔于  
殿中君之族而依于女子氏之黨以從女子之懷  
權道也且將有待也殿中君文行甚修位甚卑沒  
於王事初禮部君好立節義有大功於昭陵其文  
章出於時而官不甚高殿中君又無嗣嘗聞諸君  
子曰位不稱德者有後禮部君曷為然哉於是叙  
其孤女之悲以識於墓門銘曰  
女子之生兮七月而孤所恃者母兮夫何辜天蒼  
蒼兮不迴生幾時兮終日哀

李文卷第十六

祭文十四首

祭韓吏部文

祭獨孤中丞文

祭常相公文

祭盧大夫文

祭楊僕射文

祭李賓客文

祭峽州李使君文

祭從弟少監文

祭劉巡官文

祭錢巡官文

准制祭伏波神文

祭天中王文

祭瀟山神文

湖州別女足慕文

祭吏部韓侍郎文



鳴呼孔氏去遠揚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戎  
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嘗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  
文卑質喪氣萎体敗剝剝不讓儷花闥葉顛倒相  
上及兄之為思動鬼神撥去其桀得其本根開合  
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羸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  
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兄之任官罔辭于艱  
疏奏輒斥去而復還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  
二兄在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  
以交講文析道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  
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言窮日何荒不耕

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  
終順化以盡靡憾于中別我千萬意如不窮臨喪  
大號決裂肝腎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  
斗之光我譏兄行下於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  
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尊  
尊百酸撓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尚享

祭故福建獨孤中丞文

維大和元年歲次丁未九月庚申朔二十日巳卯  
朝散大夫守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李翱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故福建都團練觀察處置



等使兼御史中丞獨孤君侍郎之靈嗚呼昔我與君自少而歡中暫乖阻周荆眇綿宣城越中二府周旋同事於公職以相連子常推後我唱其先叔向汝齊不細而堅蘭馨以聞乃在掖垣引我代已真謂其賢共升於朝亦又多年或外或內莫余或捐君齒少我髮鬢育都玄豐盈角犀氣茂神全當臻上壽福祉昌延何為發瘍針藥弗蠲有妻既喪有子童然喪祭誰主銘旌有翩嗚呼哀哉唯短與長會歸於死以存悲逝前後皆尔哭君之哀痛折支指欲抑不能縱之曷已嗚呼哀哉入君之戶但有

裳惟思與君言不見容儀薦肉不食酌酒不持嗟嗟用晦何亟臻斯嗚呼哀哉尚享

祭中書常相公文

嗚呼蘊德在躬必逢其慶利物之至宜乎得政君君翰林遭國之病建立詔制所頒未定決危疑於一言討篡逆以從正橫兵刃以森列述玉心而革命伏群情於頃刻咸屬目以生敬既名遂而衆安乃登庸而輔聖室因依之他路收爵賞之全柄升俊良之滯淹摧姦兇之熾盛何褻柔而中毅護勳賢於視聽惟廷相之雍雍伊近世而疇並將協德



以致理事有初而未竟方陳謀於帝前忽顛仆以  
終命雖稟受之有數亦生靈之不幸嗚呼哀哉緬  
惟昔歲陪迹南宮省已何有辱交於公公賢偶時  
羽若飛鴻走斥于外困不能通公相未幾遽歸自  
東司諫左垣視草禁中汲引之惠如帆得風飄淪  
八年顛白成翁幽蟄忽發渙然啓蒙烈士感知矧  
惟賤躬間以存歿心悲曷窮奠爵而拜公其表衷  
嗚呼哀哉尚享

祭故東川盧大夫文

前此八年公在宣州翔歸自南下江之流公發辟  
書使者來召言重礼至實賓之右內惧不称又安  
敢辞仰公之德自託如歸亦既在門有言必信翔  
亦不貳知賢則進公曰汝言我用無疑每疑賢者  
患不能知汝正而公與我氣合有懷必陳無謂弗  
納公廷侍郎翔赴浙東宦途有阻困不能通公陳  
上前出白丞相保明無過昭灼有状事遂解釋奏  
方成官非公之力其退于田公鎮劔川翔作東據  
亟言於相曷不以薦官罷在家臥病飲貧唯公見  
念復召為賓自修辟牒以復前好承命而行不憚  
遠道余及陝郊聞公之喪失声泣哭若火煎腸公



李文 一百三十五  
為大臣一心正直發言動聽義形在色公出乎外  
衆論日歸輔相之位實公所宜唯公之薨骨骸道  
衰天下失望賢人共悲生必有盡自古昔尔歿而  
益光孰與公比喪車東去歸祔先<sup>址</sup>臨路一號永  
訣於此嗚呼哀哉尚享

祭揚僕射文

嗚呼貞元中歲公既為郎始獲趨門仰公之光遂  
假薦言幽蟄用彰德惠之厚歿身敢忘公以直道  
于南出藩謬管記室日陪討論舊政多批如絲之  
焚與賢共謀穢滌榛燔監戎矣強陰祔包奸潛讚

疑危處之若閑并兼百流清濁終分賓主之義由  
茲益敦公自登朝及于謝政善接交友居官恪敬  
溫然如春柔立不佞坐直屢退進匪由競更歷中  
外聲華日盛咸期作相為國之慶宜而不<sup>居</sup>斯可  
云命知足告休願養于家子為侍郎光曜芬葩亦  
列鄉曹秩祿且多孫童滿前園沼經過門吏盈朝  
宴賞有加宜哉萬壽吉慶靡他棄此弗顧哀哉柰  
何嗚呼哀哉身誰不貴有後斯榮唯公之嗣實大  
家<sup>聲</sup>公為弟士顯顯其名嗚呼哀哉卜筮叶期返  
宅于滎翔復守郡居不敢寧追懷恩舊躬在郊垵



承教紀績刻揚德馨編服前導盡哀墓庭尚或監  
此公乎有靈嗚呼哀哉尚享

祭李賓客文

嗚呼天地粹氣降為哲人忠播大惠濟於生民命  
與時違有此不伸責安所歸乃在鬼神嗚呼哀哉  
兄初有疾隸人來告走駟徃視連呼不覺痛撓我  
腸誰其能療嫂姪既至患亦微痊我時屢徃笑語  
依然實希返初以及高年謫官分曹拜恩遄發負  
罪即路不遑去別意謂全德功當及人尚期會面  
復接歡忻如何一乖生死驟分嗚呼哀哉豈虞濬

之遂臻于茲捨我而去將安取規唯後與先能校  
幾時短邪長邪終永同歸死為尽乎將有所之唯  
尽唯有兄其已知嗚呼哀哉兄之既疾告于妻子  
自古神聖莫不替尔名垂不滅能光万祀生平交  
故歿後誰是吾友在東可以託死且吾所有徃謂  
編紀吾名庶存乃賢在史臨絕又告丁寧心耳所  
錄既到酸慘啓書披尋未穷漫漶盈裾生雖相好  
沒更有餘敢辭厚命但惡空虚著兄之德刻石幽  
虛傳乎萬祀用顯名譽嗚呼哀哉兄喪東來我拘  
郡事棺不得視形存心遊盪魄傷氣一杯寫情四



望歔歔嗚呼哀哉尚享

祭碭州李使君文

於乎材不如君貴富者衆身喪遠郡不逢世用如君之年存者則多而遽謝歿傷哉柰何官不展心壽不及老妻少子稚棄去何早我知子能一十八年力竟不及于茲已焉臨君之喪洒酒以決刻石在壙名傳詎滅下從先人萬古之藏要歸於盡安問短長嗚呼哀哉尚享

祭從祖弟秘書少監文

秘書少監十弟諒之之靈惟君文行脩潔夙負嘉名累升科第士友權按遂登諫省蔚以直聞周歷南宮連刺三郡得風告罷入貳秘書致政于家息心養疾沉恙頓已日望其除告言不聞凶訃適至於乎哀哉年未五十有男早亡少妻主喪有息非嗣報施之道冥茫孰知於乎哀哉吾責刺遠州道里遐闊病不得見喪不得臨痛悼摧傷悽貫心骨有酒在醞有肉在盤醜兮其來歆此單薄洒淚遣祭哀而不文孰期諒之去矣長別嗚呼哀哉尚享

祭劉巡官文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九月丙辰朔十五日庚午



觀察判官攝監察御史李翱等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劉君之靈我等與君同列賓筵共食偕  
行歲辰再<sup>遷</sup>公事多暇嬉遊百般柳垂于塘荷秀  
于川或泛在水或登在山飲酒終夜觴能往還笑  
言無<sup>虛</sup>感及于歡君實強盛時惟壯年宜哉壽考  
福祿來臻柰何遭疾鍼藥弗痊日異<sup>遷</sup>初憂危遽  
傳長路未極琴書忽捐嗚呼哀哉堂有老母室有  
少妻幼男稚女或童或孩發聲怨切吊者酸悽拊  
莖舊域隨喪以歸已矣劉君自古如斯有肉一豆  
有酒一卮我來一別去去長<sup>辭</sup>嗚呼哀哉尚享

祭錢巡官文

嗚呼其維錢君紱行而文上第有司籍籍京秦退  
君于湖遭病且貧乃耀雄詞單使來臻中丞覽之  
嗟嘆盈辰遂馳官牒請列賓筵翩然而至灼灼有  
聞實司表奏章句出群<sup>群</sup>有時過我蘊積皆申無言  
不<sup>契</sup>有與必陳每日仰公心知古人古人孰知幸  
聯為賓與我相接三十餘旬不見有過潛然日新  
余有行鄭之間書札日來道遠情親丁寧戒我已  
事亟還方將執手復展隴所如何中道哀訃忽傳  
驚呼失聲迸淚流巾豈其相逢丹旆載翻少妻慟

行下缺二字  
札一作禮



哭聽者酸幸漫漫者天曲直誰賢梁與張讓富貴  
在身重烏項橐天枉其年王鳳何得賈誼何慙將  
貴賤前定或短長偶然其誰司之施與何偏天不  
肯告使人惑焉臨喪寫哀備在斯言万事皆已一  
觴在前死矣柰何悲哉錢君

准制祭伏波神文

嗚呼伏波之生好兵自喜幼有壯節騰声出仕定  
冊歸漢謨俞帝旨筭無失画功伐柯可紀破斬徵側  
實平交趾來往蛮谿來卒而死小人赤口曷本於  
理意涉南还明珠諧起乃收侯印爵不及子遺德

不忘愛留社里築廟以祭人畏其鬼久而若新千  
歲不毀詒詒蚩蚩易白成緇孔子義失勛華不慈  
曾氏殺人毋投于機居竊厥嫂陳平不疑申生寘  
董晉有驟姬無極巧舌伍奢族夷孟子傷謔姜兮  
作詩公失其所梁松實為何獨將軍自昔如斯故  
士有歷萬代而不滅者常被訕於當時苟窺心而  
不惟作雖棄直置其奚悲赫赫聖帝嘉賢命詞酒掌既  
設神乎降思尚享

祭中天王文代河南鄭尹作

自春亢陽將害嘉穀是以齋心命使用祈于王惟



神隆歆明應如蒼陰雲周布膏澤四施旱苗獲生  
宿麥重秀臣人懽悅草木鮮榮惟王之功極祐于  
下其忝尹京邑慮迫群心實荷王化道以嘉社於當  
月禁不殺羊牛謝王嘉錫曷敢稽留且薦中素非  
陳俎羞請俟踰月乃列牲牢

別瀟山神文

維長慶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朝議郎守尚書禮部  
郎中上輕車都尉李翱謹遣舒州攝要籍司衙前  
軍虞候吳潭以清酒鹿脯告辟于瀟山大神之靈  
翱自去歲來臨此邦遭罹炎旱淮左畢同鄰郡逃  
亡十家六空唯此舒人安業於農我政無能遭此  
歲凶災同報異乃神之聰事幸無敗譽斯有駐遂  
忝帝命復官南宮皆神所祐我亦何功將赴京邑  
路沿大江遣使來辭神鑒予衷

於湖州別女足墓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十二月癸亥朔十九日辛  
巳父舒州刺史翱以酒果之奠敬別于第七女足  
娘子之靈吾以前月二十八日蒙恩改舒州刺史  
以明日將領汝母等水路赴州故以酒果來與汝  
別嗚呼我為汝父汝則我女王命有期不得安處



延陵喪子塋不歸吳考之於禮其合矣夫汝之形骨託終此土汝之精神冥漠不覩上及於天下及於泉鬼神有知汝骨安全永永終古無有後難我來訣別涕淚漣漣嗚呼哀哉尚享

李文卷第十六

李文卷第十七

雜著八首

行已箴

舒州新堂銘

江州南湖堤銘

解江靈

已行箴

泗州開元寺鐘銘

陸慘檻銘

趙州石橋銘

數奇篇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義則為朋否則為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于惑內省不足愧形于顏中



心無他曷畏多言唯咎在躬若市于戮慢譴自它  
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  
斯苟遠于此其何不為事之在人昧者亦知迂焉  
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  
為我師

泗州開元寺鐘銘并序

維泗州開元寺遭罹水火漂焚之餘僧澄觀與其  
徒僧若干復舊室居作大鐘貞元十五年厥功成  
於是隴西李翱書辭以紀之

八月梓人功既休戊寅大鐘成先時厥初罹于天

菑波沉火燔既浮為薪既蜚為塵澄觀之功拔復  
其居葺舊補而新環墉如陵臺殿斯嚴乃三其門俾  
後勿踰其徒不譁咸服其動動有加于初屋室既同  
乃範乃鎔乃作大鐘乃懸于樓以鼓其時以敬言淮  
夷非雷非霆鐘號其聲淮夷其驚上天下地弗震  
弗墜大音無數千僧勩力願昭其績乃銘于石

舒州新堂銘

先時寢壞有隘其廬乃作斯堂高嚴煥煥六楹四  
楹裝重架虛栞拱不設簷蜚祛祛麗不越度儉而  
有餘左立嘉亭繚以環除延延其深肆肆其紆吏



事既退齋心以居思民之病擇弊而鉏弗逸弗墜  
謹終猶初大旱之後隣邑成墟獨我州垠樂哉胥  
胥鬼神所福事匪在予丞相以言乃下徵書復官  
于朝以解前疽刻銘於斯永示群舒

陸儻楹銘

書且居于是窮性命于是待賓客交其賢者亦于  
是有客曰翱銘于是

江州南湖堤銘并序

長慶二年十二月江州刺史李君潛之截南陂築  
堤三千五百尺高若干尺廣若干尺以通四鄉之

路畜水為湖人得其贏正月既畢事舒州刺史李  
翱歌以記之辭曰天地作物功或不同賢人相之  
智與神侔潏潏南陂冬乾夏漉九江漲潮潛潛逆  
流東南百民城市所繇水積既深大波其颿匹光切亦  
有舟航覆溺之憂擔擁疊路車軻切其舟童嬰涕墮  
老嫗號愁歷古建茲孰為氓等潛之之來養民如  
身乃築長堤拒江之瀕厚其錢傭以飽餓人南北  
東西百里鬪臻莫不用力千鎚響振音魁謹相勵  
不督而勤堤既成止岡聯突起堅若石城障為渚  
水蒲莞芡芡鴻鶴體鯉唯其所取或食或祀長堤



坦坦植之揚槐架豁飛圮以便去來除險作利非  
賢不能歌示江人式悅汝懷

趙州石橋銘

九津九星橫河中天下有道津梁通石窞隆步與  
天終

解江靈

元和六年八月余自京還東暮宿在江濤水既平  
月高極明萬物潛休遠為微聲坐久力疲閉扉將  
瞑聞江中有如賈人相與言曰與子商遊十有餘  
年不識我愚託我如親相得之歡百賈誰如泰山

役召子欲代予力雖不能志願如初自昔及茲未  
嘗汝薄利必以告害斯共度誓當結固永守終樂  
汝之責人慘若五刑小不順汝亦何足听汝心好  
惡灼若天星動比孔丘其神且明異汝者斥謠汝  
者榮苟不汝隨絕如詛盟人實難知堯所未易我  
雖受責敢喪前志薦汝利汝每憂不暨終何能成  
惟力所至豈不汝怨我道無二曰余虛言鬼神來  
棄汝實異茲翻然改作瘡痍生心洗刮不落巧避  
我長善探我惡短我如墜言我如縛人或美我汝  
閃其目人或毀我汝盈其欲克汝之心飽汝之腹



雖汝子孫亦所不足我實蒙頑為汝之辱可動多尤  
悔羸敗不畜汝既富厚享天百福筋骨堅強婢妾  
約綽財貨積委屋室豐渥我從此去非曰道薄願  
改我忘無感其毒言未訖余叱之曰人生若流其  
可久長頃臾臭死瞥若電光用心平虛天靈所臧  
得失是非其細如芒奚為交爭此實不祥相歡不  
足其氣已僵汝行吾言可以息兵於是言者嘆息  
吐氣擗鬱無語啓戶視之不見其處

數奇篇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曾氏有叔姪同處者叔曰

無怕姪曰數奇數奇強力能施儉以厚人凡魯氏  
有太事父叔兄弟所不能集者數奇皆盡身以成  
之親戚之喪在野者數奇皆往塋之姑姊妹之無  
主失時者數奇皆取而嫁之其或不能自存者數  
奇買田宅以生養之凡數奇之祿朋友故舊總麻  
小功之親無不皆周也仕于齊積功當廷辭不受  
請以與其叔無怕無怕因得官遠近之親莫不歡  
以賴之獨無怕以為不足于已無怕有妾曰善倭  
畜私夫以生子曰不類數奇愛不類如其子無怕  
父乃告數奇曰不類非吾子他人之子也汝勿以



為弟數奇驚曰叔父得無誤乎無怙曰吾察之詳矣有驗存焉數奇之從父妹笑曰孰不知之雖然叔父之為人<sub>也</sub>無常心其後必悔悔則兄受謗為不仁而棄弟矣盍請契焉數奇以為然因質於無怙無怙遂裂帛具書其然之故與數奇以為信既而數奇仕於蜀無怙果復以不類為子愛之加於初數奇至固爭之無怙大怒告人曰帛書非吾意數奇強我以為無怙惡數奇之不順於已也毀而敗之與有惡名於時數奇終不怨其自行如初敢問為數奇若宜柰何而可子墨子曰數奇挈身而

去可也問曰姪捨叔而去義乎子墨子曰有大故雖子去父可也叔姪何有古公欲立王季歷太伯仲雍知之遂適吳不反避嫡以成父志晉獻公信驪姬之<sub>說</sub>將立奚齊太子申生不去終被惡名姬經以死且陷其父於惡公子重耳奔翟逃禍卒有晉國霸天下故重耳為孝而申生為恭無怙之惡數奇也深矣不去後必相殘陷無怙於大惡孰與去而皆全以追太伯仲雍重耳之跡而行乎雖子逃父可也問曰數奇可以不去而盡從無怙之所行耶曰不可從道不從父從義不從君况叔父乎



無怛之所行無怛也如皆從之是陷無怛於惡數  
奇將何以立禽滑釐以子墨子告於數奇數奇遂  
適東夷東夷之俗大化

李文卷第十七

李文卷第十八

雜著八首

來南錄

題峽山寺

五木經

何首烏方錄

來南錄

題梳柳亭

題靈鷲寺

常氏月錄序

戲贈詩

元和三年十月朔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  
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止船於漕乙未去東都  
韓退之石潯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東吊孟東



野遂以東野行濬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  
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別既  
食韓孟別予西歸戊戌予病寒飲葱酒以解表暮  
宿于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  
于淮辛丑及河陰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醫察脉  
使人入盧又二月丁未朔宿陳留戊申症人自盧  
又來宿雍丘乙酉次宋州疾漸瘳壬子至永城甲  
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  
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天黑色  
波水激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戊

辰上柵靈浮菑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辰至常州

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丘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劍

池宿望梅樓觀走砌石將游報息水涸舟不通無

馬道不果遊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敗

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林之山即靈隱臨曲波觀

輪轆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濤穿竹道

上新堂周眺群峯听松風召靈山永吟叫猿山童

學反舌声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

至睦州庚子上揚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

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後三月丁未朔翱在衢州



甲子文某生四月丙子朔翱在衢州與侯高宿石  
橋丙戌去衢州戌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  
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恠峯直聳似華山丙申上于  
越亭巳亥直渡擔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游  
徐孺亭看荷華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巳  
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  
明日至瀘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韶石甲戌宿靈  
鷲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戊  
寅入東蔭山看大竹筍如嬰兒過瀘陽峽巳卯宿  
清遠峽山癸未至廣州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衢

信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三十里  
自洛川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  
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  
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  
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  
流多驚灘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  
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  
里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  
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  
漳江自大庾嶺至瀘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



大庾嶺自瀘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瀘江出韶州謂之韶江

題桄榔亭

翺與監察御史常君訥皆自東京如嶺南水道僅八千里翺以正月十八日上舟于漕以行常君期以二月策馬疾驅追我于汴宋之郊或不能及約自宣城會我于常州以偕行既翺停舟宿留日日以瀘常君之出洛也易期又宣城謀疾到逆江南流上翺以妻疾居信安四十餘日比及江西常君亦前行矣上桄榔亭見常君紀姓名且有念我之言嗟天皆行八千里先後之不齊也不過十日而初謀竟乖人事之不果不可以前期也

題峽山寺

翺為兒童時聞山游者說峽山寺難為傳遠地嘗以為無因能來及茲獲游周歷五峯然後知峽山之名有以然也於靈鷲寺時述諸山居之所長而未言其所不足如虎丘之劍池不流天竺之石橋下無泉麓山之力不副天竒靈鷲擁前山不可視遠峽山亦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乃知物之全能難也况求友擇人而欲責全耶去其所關用其所



長則大小之材無遺致天下於治平也弗難矣

題靈鷲寺

凡山居以恠石奇峯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視  
遠為幽自江之南而多好山居之所翔之對者七  
馬皆天下山居之尤者也蘇州有虎丘山則外惟  
平地入然後上高石可居數百人劔池上峭壁聳  
立憑樓檻以遠望

五木經元華註

樛蒲五木玄白判樛蒲古戲其技有五故自呼為  
以牙角尚飾也判半也合其五厥二作雉取二鳥也  
投並上玄下白故曰玄白判

於為鳥背雉作牛其刻其鳥二投背上並刻牛故

馬閉亦皆角逐防過之義也雖矢王采四盧白雉牛貴

也田采六開塞塔禿擲擲采義未詳其全為王駮為

田全謂其皆玄曰盧厥筭十六壘黑白色也書曰

以此黑也十大筭者行馬時便皆白曰白厥筭八雉

二玄三曰雉厥筭十四牛三白三曰犢厥筭十雉

一牛二白三曰開厥筭十二雉如開如開各一厥餘皆

玄曰塞厥筭十一雉白各二玄一曰塔厥筭五牛

玄各二白一曰禿厥筭四白三玄二曰擲厥筭三

白二玄三曰擲厥筭二矢百有二十設關二間矢



為三間別也刻木為閔彫馬筴二十厥色五大率

不過五人五色者九擊馬及王采皆又投擊馬謂

各辦其所執也子也打子得馬王采自專故皆許馬出初閔疊行

重擲王采累得累擲之變則止謂逢亦可以疊馬即許疊也如不非王采不出閔不

越坑馬出閔亦自專之義也名為落入坑有謫其

並輸所約行不擇筴馬一矢為坑謂矢行致馬落

不可均融數奇而入坑者所賭隨臨時所約劉毅家無擔石儲而一擲百萬也

韋氏月錄序

人之所重者義與生也成義者莫如行存生者在於養所以為養者資於用用足而生不養者多矣

用不足而能養其生者天下無之養生之物禁忌

之術散在雜方雖有力者欲行之而患不能備知

杜陵常行規博學多藝能通易傳論語老聃莊周

之書皆極師法窮覽百家之方撮而集之成兩軸

各附於本月閱之者簡而詳以授於余且曰齊人

唐諱民故曰人要術傳行寡驗行規集此書經試驗者然

後撥取實可以有益於養生者若執事序而名之

則所謂無翼而能飛者必傳於天下矣余因號之

何首烏錄

何首烏錄



僧文象好養生術元和七年三月十八日朝茅山  
遇老人於華陽洞口告僧曰汝有仙相吾授汝秘  
方有何首烏者順州南河縣人祖能嗣本名田兒  
天生闔嘗酒年五十八因醉夜歸臥野中及醒見  
田中有藤兩本相遠三尺苗蔓相交又乃解解合  
三四心異之遂掘根持問村野人無能名曝而乾  
之有鄉人<sup>袁</sup>變良戲而曰汝闔也汝老無子此藤異  
而後以合其神藥汝盍餌之田兒乃篩末酒服經  
七宿忽思人道累旬力輕健慾不制遂娶寡婦曾  
氏田兒因常餌之加食兩錢七百餘日舊疾皆愈

此上疑有關文

又有少容遂生男鄉人異之十年生數男俱號為  
藥告田兒曰此交藤也服之可壽百六十歲而古  
方本草不載吾傳於師亦得之於南河吾服之遂  
有子吾本好靜以此藥害於靜因絕不服汝偶餌  
之乃天幸因為田兒盡記其功而改田兒名能嗣  
焉嗣年百六十歲乃卒男女一十九人子庭服亦  
年百六十歲男女三十人子首烏服之年百三十  
歲男女二十一人安期<sup>叙</sup>交藤云交藤味甘温無  
毒主五痔腰腹中宿疾<sup>瘵</sup>氣長筋益精令人多子  
能食益氣力長膚延年一名野苗一名交莖一名



夜合一名地精一名挑柳藤生順州南河縣田中  
嶺南諸州往往有之其苗大如木葉光澤形如挑  
柳葉其皆偏獨單皆生不相對有雌雄雄者苗色  
黃白雌者黃赤其生相遠夜則苗蔓交或隱化不  
見春末夏中初秋三時候晴明日兼雌雄採之烈  
日曝乾散服酒下良採時及其根勿洗承潤以布  
帛拭去泥土勿損皮密器貯之每月再曝凡服偶  
日二四六八日是服訖以衣服汗出導引尤忌猪  
羊肉血老人言訖遂別去其行如疾風浙東知院  
殿中孟侍御識何首烏嘗餌其藥言其功如所傳

出賓州牛頭山苗如草薺蔓生根如杯拳削去黑  
皮生啖之南人因呼為何首烏焉元和八年八月  
錄

戲贈詩

縣君好塲渠繞水恣行遊鄙性樂踈野鑿地便成  
溝兩岸植芳草中央漾清流所尚既不同塲鑿各  
自修從他後人見境趣誰為幽



李文卷第十八

李翱傳

李翱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冲十世孫中進士  
第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史館修  
撰常謂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抵人之行非  
大善大惡暴於世者皆訪於人人不周知故取行  
狀謚牒然其為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于  
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易如言魏  
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為直言段秀實但記倒用  
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烈不者願敕  
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

易下似少一字



又條興復太平大略曰陛下即位以來懷不廷臣  
 誅畔賊制制五聖憤恥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  
 聖德所不可及者若淄青生口夏俠澄等四十七  
 人為賊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陛下俘之  
 赦不誅詔田弘正隨材授職欲歸者縱之澄等得  
 生歸轉以相謂賊衆莫不懷感德無肯拒戰劉悟  
 所以能一昔斬師道者以三軍皆苦賊而暱就陛  
 下故不淹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  
 哀民之窮下詔蠲賦賦十萬石羣臣動色百姓歌樂  
 遍畎畷二也昔齊遺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

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今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  
 遂以歸之三也又出李宗奭妻女於掖廷以田宅  
 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臣愚不能盡識若  
 它詔令一皆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覆掌  
 而致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復制度興太平者文  
 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  
 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通改稅  
 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  
 以制蕃戎侵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  
 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既已能



行其難若何而不為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聖如不感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與之脩復故事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白安逸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至臣竊惜陛下當可與之時而謙讓未為也再遷考功員外郎初諫議大夫李景儉表翱自代景儉斥翱下除朗州刺史久之召為禮部郎中翱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任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

逢吉更表為廬州刺史時州旱遂疫廝租租係路亡籍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翱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入為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柏耆使滄州翱盛言其才耆得罪由是左遷少府少監後歷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卒翱始從昌黎韓愈為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謚曰文



書李翱後

予為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伍拾篇予  
嘗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翱  
作傳而此書亡之惜其遺闕者多矣

景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歐陽修跋



宋歐陽文忠公稱唐文之善則曰韓李韓之文傳  
布世間者不啻家傳人誦李文則落落然而後學  
有終身不得見焉者茲非一大欠事與暇日於寅  
交陳君緝熙所獲觀是編遂躬鈔錄以備一家之  
言云

景泰乙亥四月之吉河東邢謙識

甲子歲十二月嗣香手校



晉臨晉會庫音

官制員內

寶玉製民心

班

開創製民

益廣日進

豫州製民



